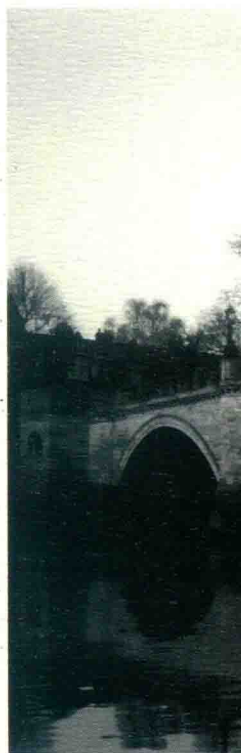


Wu Xia Xiao Shuo

武侠
小说

2018 中国年选系列

课外借



2018年 中国 武侠小说精选



傲月寒
/ 选编

贰 零 壹 捌

2018年 中国 武侠小说精选



贰 零 壹 捌

傲月寒
/
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8 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/ 傲月寒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1
(2018 中国年选系列)
ISBN 978-7-5702-0614-8

I. ①2… II. ①傲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8358 号

责任编辑: 田敦国 周 聪
装帧设计: 壹 诺

责任校对: 陈 琪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电话: 027—87679360
<http://www.cjlap.com>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0.625 插页: 2 页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364 千字

定价: 38.00 元

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燃犀 / 赵晨光	001
异江湖·幽冥鬼蜮 / 牧龙闲人	022
阿海 / 谢前燕	119
绝杀唐门 / 三月初七	138
弯月谣 / 林觉	244
医者 / 茶壶	255
杀人者的心愿 / 冬了	269
悲回风 / 苏达	293
刺龙图 / 钟小华	308

燃 犀

赵晨光

饭铺的胖老板吆喝着小伙计：“有点儿眼力见啊，那边一堆还不打扫干净了！你看看，鸡毛都飞起来了！”

小伙计赶快扛着扫帚过去打扫墙角那一堆杂物，半空中一根雪白的鸡毛飘飘荡荡，小伙计拿扫帚扫了两下，那鸡毛还是不停地飞起来，他索性往脚下一踩，这才继续干活。

坐在门口位置的一个紫面皮汉子嘴角咧了咧，到底什么话都没说，啜溜一口酒咽了下去。

饭铺的中央，两张桌子拼在一块儿，七八个青年男女团团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。看外表一个个衣着鲜明，像是江湖人的模样，而他们谈的，确也是江湖事。

“说到英雄，我谁都不服，就服当年白羽盟盟主谢星！”一个锦衣青年大声道，“当年异族入侵，谢盟主连发五枚白羽令，召集白羽盟群雄，几场硬仗打得呼兰山的土都红了大半，到底赶跑了那些蛮人，这是多大的功绩！照我看，谁都比不过他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一个佩剑的青年也憧憬道：“谢盟主不但为人英雄了得，武功也是极其高明，都说他是传奇门派‘小天星’的最后一位传人，只可惜谢盟主在对抗蛮人的最后一战中过世了，小天星也失传了。”

众人听了，也是纷纷慨叹。

一个白衣少女却道：“你们都佩服谢盟主，我最佩服的可是师华年师盟主。说起来，师盟主担任白羽盟盟主还在谢盟主前面，是谢盟主的前辈。再说，师盟主足智多谋，又擅长兵法，要是没有她，蛮族可没那么容易打败。”

这话还真没法反驳，再说，师华年是白羽盟第一位女盟主，在江湖少女的心中地位自然更为重要。

先前几个青年自也不会和少女们争辩，他们嘻嘻哈哈又说了一会儿，那个白衣少女忽然道：“对了，你们说师盟主现在还活着吗？”

她这话一出口，这些人都怔了一下。先前那个锦衣青年抓一抓头，道：“不能

了吧？蛮族入侵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，要是师盟主还活着，那不得九十了？”

那个佩双剑的青年也感慨道：“真是世事如流水，当年蛮族一战，白羽盟损伤过半，谢盟主没了，师盟主闻说武功全废，当年的英雄俱往矣，现下白羽盟也没了……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坐在门口那个紫面皮汉子忽然冷冷哼了一声：“谁说白羽盟没了？”这句话来得忽然，那些青年男女都朝那紫面皮汉子看去，只听他道，“白羽盟原本叫英雄盟，又叫游侠盟，白羽盟原是从白羽令得来的名字。江湖上只要有游侠，有这点侠气，白羽盟就还在，怎能说没了！”

他说得慷慨激昂，那些青年男女却有些疑惑。

那锦衣青年道：“现下江湖上还有白羽盟？没听说他们的消息啊？”

周围几人也都点头，表示赞同。

那紫面皮汉子被噎了一下，这话也没错，谢星、师华年之后，真没听说白羽盟还有什么杰出的人物，又或办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想一想只得道：“我便是白羽盟的！”

“哦！”众人不由又都看向他，但这紫面皮汉子也不过是个普通江湖人，衣着寻常，貌不出众，也看不出有多么厉害的武功。

那白衣少女好奇问了一句：“那现在白羽盟的盟主是哪一位呀？”

那紫面皮汉子忽地脸红了，过了片刻方道：“我……也不知道……”

一群少男少女哄然笑起来，窗边坐的另一个青年也不由得喷了酒。

那紫面皮汉子也晓得自己这话不对，便不再开口了。那群青年男女笑了一阵，又换了话题议论起来：“谢盟主他们毕竟是旧时的人了，要说现下的人物，还得算秘教的左使云梦犀。”

“云梦犀毕竟是秘教中人，秘教不是正邪难定吗？”

“哎呀，管他呢！他武功那么高，人又……生得那么好！”

“我见过他一次！真是飘逸风流，像是九天之上的人物，我要是有一天能有他那样的气派就好了。”

“听说云梦犀平日拿水晶琉璃弹子做暗器，真的假的？”

提到时下的人物，这些江湖儿女更加热络起来，比先时谈论得更多，又过了好一阵，他们方才结账走了。

那紫面皮汉子也喝掉了酒壶里的最后一口酒，意犹未尽，有心再要一壶，摸一摸口袋里不多的铜钱，手又缩了回去。

正这个时候，先前坐在窗边，喷了一口酒的青年朝他招手：“兄台，要不要一起过来喝酒？”

这提议实在贴心，紫面皮汉子当即便坐了过去。

又是半壶酒下肚，那紫面皮汉子已有些醉意，话也多了起来。

“我……唉！老兄你刚才也听到我说的话了吧，我虽是白羽盟的，可不过是盟里的一个无名小卒。你听他们刚才都笑我，笑我不知道盟主是谁。我是真不知道，当初也忘了问，就是从前认识了白羽盟里的一个人，他说我要是想加入，他帮我引荐一下，盟主同意了就行。我也是从小听谢星的故事长大的，当然乐意了。后来他过来告诉我说盟主同意了，我真是，怎么就忘了问盟主是谁呢……”

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言辞颇有些混乱，那青年倒也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道：“兄台如何称呼？”

“我叫肖通。”紫面皮汉子道，“在江湖上是个小人物，也没什么人听说过我……”

那青年却道：“哪里，肖兄出身四通门，四通门素来门风清正，可见肖兄定也是不凡的。”

肖通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怎看出我师门的？”

那青年笑道：“我先前听说过你。”

肖通正要问一句。

那青年又补充道：“因为我就是这一任白羽盟的盟主宁燃。”

肖通大惊，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仔细打量宁燃。

对方二十八九岁年纪，穿一身细布衣裳，眉眼齐楚，略带些文气，像是那种读过书却未许功名的人。这样的人原也是常见的，只是他万没想到，面前这人竟是白羽盟的盟主。

“见过盟主！”肖通当即就要行礼，却被宁燃一把拦住。

宁燃笑道：“哪来这么多礼节，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。”

宁燃内力不错，这么一拦，肖通便动弹不得，只好坐了回去，但他心情还是激动地道：“盟主怎么这样说，您当然是大……”

话说了一半，肖通忽然住了口，按说他行走江湖也有十几年，可还真没听说过宁燃这么一号人物，白羽盟这些年在江湖上也是全无建树，不然方才那些青年男女也不会疑惑白羽盟存在与否。他个性率直，这句称赞的话就有些说不出口。

宁燃也看出来了，笑道：“你看，我本来在江湖上没什么名气，当上盟主也不是因为武功如何高明。现下的白羽盟，每一年就要更换一任盟主，前任盟主白云起先前与我相识，因此我就接任了。”

肖通张着嘴，白云起他倒是听说过，是江北的一名游侠，在江湖上也不算多了得的人物，原来白羽盟的盟主，现下就是这样随便交接的吗？他不由得问：“我听说在谢盟主的年代，担任盟主是要比武的……”

“早年应该是这样吧。”宁燃笑着道，“现在没那么麻烦，盟主交接的时候倒也是要打一打，那就是走个过场，我和白盟主过了三招就完了。”

这和肖通原先的想象完全不同，可是想到现下在江湖上没落的白羽盟，又

觉得再正常不过。可不，现在江湖上有名望的是唐门、妙绝山庄，最出风头的风流人物则是秘教的云梦犀，至于白羽盟，虽曾光耀一时，可现下，已过时了。

他的目光投向外面，小伙计清扫了一堆杂物，里面那根白色鸡毛被风一吹，又飘飘荡荡地飞了起来。

肖通叹道：“那个……其实是我先前粘在外面的，没粘牢，掉了。”

白羽盟曾以白羽令闻名江湖，普通盟众可发出一枚白羽，盟主则可发出三枚，当年谢星抵御异族，一并发出了五枚白羽。

肖通垂着头：“我也没什么意思，就想看看周围有没有白羽盟的兄弟，一起喝个酒，就从那边的白母鸡尾巴上拔了一根毛……”

宁燃忍不住笑出来：“这也没什么，白羽盟也没规定找人喝酒不能发白羽令，再说，白羽白羽，可不就是鸡毛鸟毛吗？”

肖通被他一说也笑了，心想这宁盟主虽不是那等大气魄的人物，但个性爽利，一起喝一顿酒，总也是痛快的。

他们这一场酒，一直喝到了下午，最后宁燃结了账。

肖通大着舌头道：“宁盟主，我家就在这附近，你……要不要去我家坐坐……”

宁燃笑道：“多谢了，只是我出门日久，也要回家了，不如改日再聚。”

“也……也好，说定了啊……”肖通说着便走了，他喝得虽有些多，脚步却还算稳。

宁燃看着他背影笑了，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他身上的细布衣裳是洁净的，但青布鞋子上满是风尘，因他确已行了很远的路，当归家了。他的步伐很快，到后来越走越快，一直到月亮升起的时候，他终于来到了一个农庄的前面。

那里有几座青砖的大瓦房，远远看着就显眼，他小跑过去，还没等伸手敲门，门已经开了。一个六十多岁，腰板挺直的老头子站在当地。

宁燃笑道：“忠叔，我回来了。”

二

忠叔眼里带着笑，脸可是板着的：“周少爷，你还知道回来？”

宁燃就赔笑：“忠叔，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“哼，回来了，你是回来了。”

“忠叔，我这不是没耽误秋收吗？”

“是没耽误，秋收就是明天了，你这一走又是三四个月，我看看，哎，又瘦了……”老头子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，一边往里走。

宁燃跟在他后面陪着笑，说着话。

宁燃，啊不，在这里他叫周然。或者说，他原本的名字就是周然。

江湖上的白羽盟盟主，真实身份是个小地主。他父母也是当地乡绅，家里有两百多亩地、一间书铺子，生活是不必愁的。周然少年的时候，他父亲救了个受伤的江湖人，那人见周然根骨不差，便在养伤的时候教了他一些武功，临走的时候又留了一本内功册子给他，周然照着修炼，居然也练出了一身本领。

后来周然父母双双过世，当时他不过十五岁，一个妹妹更小，幸而老管家忠叔为人忠心，一直照看着这兄妹俩。直到周然长大接管了家业，妹妹也嫁给了一同长大的士绅之子。周然见家中诸事平稳，便想着要出门了。

他倒不是因为武功已成，想要见识江湖，只是单纯喜欢游历山水而已。先前条件不允许，现下有了机会，自然要好好看一看天下的景致。但他毕竟有武功在身，不同常人，因此在外行走的时候，还是认识了一些江湖人物，周然想着这些江湖上的事情莫要影响家人，因此在外用的便是化名。

他母亲姓宁，周然便用了这个姓氏，又把“然”字略做修改，自称宁燃。

在周然认识的一众朋友中，白羽盟的前盟主白云起与他交情最好。后来白云起任盟主之期将满，便把位置传给了他。

周然当时就道：“白盟主，我哪懂当什么盟主啊。”

白云起却道：“白羽盟本来也没什么事要做，无非就是有人要入白羽盟，你看一眼，倘若不是那违背道义之人，同意了就是。”想一想又笑道，“不过白羽盟早就无甚名气，估计也没什么人想要入盟的。”

这话不假，周然当了六个月的盟主，入盟之人算上肖通也才三个，不然他也不会对肖通这么清楚。现下他回家，却是为了明日的秋收。周家的根基大半在土地上，秋收乃是一年中的大事，虽然忠叔忠心能干，毕竟年纪已老，这样的事还是要他回来主持的。

“你在外面，又看了什么景啊？”忠叔一边走，一边问他。

老管家不知道他身有武功的事，确切地说，家里就没有人知道，忠叔和他妹妹虽然都看过周然练拳，但也不过当是五禽戏一类强身健体的拳脚罢了。

“多着呢，这次我去了梨花山、奔河……梨花山出的梨花酒不错，我买了些回来；奔河那边有户人家，腌的小鱼儿好，我也买了两包，等会儿您尝尝。本来想去白龙潭来着，怕耽误时间，想着下次再去吧……”

两人聊着闲天，慢慢地走回了屋里。

第二天周然换了粗布的衣裳，和忠叔一起下地，虽然他是主家不用干活，但秋收的时候要管的事情也是不少。他跟着看车，安排短工的伙食，连续忙了好几天。

幸而天公作美，这些天并没有下雨，今年又有了一个好收成。

周然和忠叔商量着，再种上一茬冬小麦。他又去看了一次书铺，和掌柜商量，多进些最新的话本。最后他又买了礼物，看望了嫁到邻庄的妹妹。

这一切都做完了，他就和忠叔打商量，要去白龙潭看看。

“你说说你，才回来几天又要走！”忠叔不乐意，白胡子都飘了起来。

周然连忙解释：“这不是先前白龙潭没去成么，我去看一眼，立刻就回来。”

忠叔道：“你呀！天天都想着往外跑，都二十九了，也不说成个家，你看你妹妹的孩子都多大了，再看看你！”

这不是说白龙潭吗，怎么又扯到成家上了。但周然也知道忠叔上了年纪后，关注的就是这些事情，便赔笑道：“我现在这样子，真娶了妻子成家，也是耽误她，这样不好。”他的本意是说，现在他常年在外游历，娶妻在家也是耽搁女子的青春。

忠叔却生了误会，盯了他下半身一眼：“真的？”

周然继续赔笑：“真的。”

忠叔长叹一声：“那算了，你去吧。”说着朝里屋走去，边走边低声道，“这话也不早说……须得早做准备……不行将来收个义子……”

周然没听清忠叔说了什么，更不知自己已被暗地怜悯了一把，倒是高高兴兴地收拾行囊，第二日又出门了。

白龙潭离他家不远，以周然的脚程，走路不过三天左右。

这处潭水位于深山之中，知道的人并不多，周然也是无意间听一个樵夫提到，他沿着砍柴人留下的小路穿越森林，走了好一阵子，视野骤然开阔，面前显出一片白石悬崖。那悬崖又高又险，周然虽然身有武功，走到那悬崖边上时，也多加了几分小心。

但这几分小心确是值得的，他站在悬崖上面向下一望，只见崖底一潭碧绿的湖水，一颗珍珠也似镶嵌在下面，配上周遭的红树黄叶，白石蓝天，真是好看煞人。

周然只觉一双眼都不够看，心想自己若是画师，定要把这番景致好好描绘一番。

他又想起那樵夫说的话，说每日下午时，这白龙潭里有云雾缭绕，若是机缘巧合，还有人见过白龙出现。

白龙什么的周然并不相信，但云雾之境却也值得期待。他在崖边盘膝坐下，一边赏鉴美景，一边静静等待。

坐了一会儿，忽又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书生模样，另外几个像是他的下人，还有一人紫面皮，体格魁梧，竟是肖通。

肖通看到周然时也有些惊讶，只是此刻不好招呼，用口型做了个“保镖”的样子。周然一笑，点头示意。

那书生体格有些瘦弱，走到崖边时很喘了几口气，看到下面的潭水眼睛一亮：“对了，就是这里！”一眼却又看到旁边的周然，不由皱了皱眉，道，“这里怎还有人？”

他身边一个下人忙道：“公子，我们人多，又有保镖，何必管他？”

那书生点了点头：“也罢。”便不再理会周然，道，“拿来。”

他身边的一个下人忙递过一个包裹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

那书生从里面取出个盘子，又取出一支犀牛角，刮了些粉末放了进去，道：“有这犀角，便可照见蛟龙了。”

据说晋朝的时候，名士温峤在牛渚矶点燃犀角，照见水下灵异世界。周然心道：这书生多应看过这个故事，倒也有趣。可这书生下一个动作他又不明白了，只见那书生从包裹里取出一些药粉，和犀角粉末混在一起点燃。那些药粉不知道是什么成分，火焰呈现微微绿色，燃烧时散发出一股特别的香气。

那书生喜滋滋向身边人道：“那仙长给我仙方时道，这药粉可使蛟龙出现。到时见了真龙，便是富贵可期！”又向肖通道，“保镖的银子，我也不会少你的。”

周然不由好笑，但他顾忌那书生的面子，并没有真的笑出声。可是在他们的头顶上，却真真切切地传来了一声嗤笑。

几人一起抬头看去，却见头顶一棵火红的枫树上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白衣人。那人身形高挑，立于高处，更显颀长，他身上的白衣看似朴素，阳光一照，却显出上面用银线刺绣的花纹，精致之处难以言表。

那书生原本对嗤笑不满，一见这白衣人却不由为他相貌气派所慑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，半晌方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你……你何人？”

白衣人扫都不曾扫他一眼：“云梦犀。”

啊，原来这就是江湖小儿女们现下的向往，秘教的左使云梦犀。

周然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，江湖上对云梦犀传闻颇多，现下一看，还真个是“百闻不如一见”。

此人的相貌、风度、武功，无一不是上上之选。此刻云梦犀立于树顶一根细细树枝上，微风拂来，树枝随风轻动，可见细弱，而云梦犀立于上面却是稳若磐石，只这份轻功，便是当世罕见。

那书生还要说话，崖底碧潭四周忽然有白雾升起。他的目光立刻转向崖下，一动不动，还向身边人道：“你们都要安静，只怕蛟龙便要出来了！”

云雾缭绕，渐渐将那碧绿水潭掩盖起来，这份景致反倒不如先前，周然看了一会儿，觉得这么看来，和寻常的悬崖也没什么两样，朝肖通微一点头，便要离开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变故陡生，一条巨大无比的白蟒忽然出现在那书生身后，张开大口，朝着他便咬了过去！

这白蟒身体怕是有水桶般粗，身上的鳞片油光闪亮，仿佛刷了一层清漆，更

增威势。

那些下人吓得四散而逃，肖通却还记得自己身份，从身后抽出雁翎刀，一刀朝着白蟒劈了下去。

以武功而论，肖通在江湖上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，但这一刀却也声威赫赫，白蟒往旁一闪，这一刀只劈中了一半。肖通只觉刀刃如击硬石，白蟒身上竟然连个印子都没留下。

被肖通一拦，书生连滚带爬逃过一劫，仓促之下，方才点燃的盘子也被撞翻，火虽灭了，药粉却撒了他一身。白蟒闻得药粉气味，又朝着那书生冲了过去。

周然在一旁看得分明，心下了然，那书生说道士送他神药可使蛟龙出现，只怕并不是什么神药，而是引诱蛇虫的药粉，那白蟒便是因此而来。而此地叫作白龙潭，大抵便是指这条白蟒。

那书生哇哇大叫，白蟒眼看就要到他近来，忽然停下不动。原来周然见势不好，一把拉住了白蟒的尾巴。

肖通看准时机，连忙把书生拽到一旁，一刀又向白蟒砍了过去。

周然虽然身有内力，但这白蟒力大无比，拉住也很吃力。他见书生离开，便松了手，从腰间抽出一把软剑，刺向白蟒头部。

这把剑是当初那个江湖人留给他的，虽是无名之剑，却锐利异常。白蟒不知厉害，只当这软剑与肖通的雁翎刀相似，把头一偏，却恰叫周然刺中了一只眼睛，疼得在地上翻滚起来。

周然一时生了怜悯之心，心道这白蟒原本在林中自在，都是自己这一群人来到这里，扰乱了它的生活。如今它一目已盲，自己又何必苦苦相逼？便向肖通道：“快带了人走！”

肖通也反应过来，忙拉过那书生，叫道：“快走！”

书生早就吓得腿软，被肖通半拉半拽地往前就走，几个下人也忙跟在身后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晶莹光芒忽然自枫树上一掠而下，正正击住白蟒头部，白蟒半个头被击得粉碎，再动弹不得。

在场诸人皆被惊到，周然的脑中，却忽然想到当日酒馆里那几个青年男女的话——听说云梦犀平日拿水晶琉璃弹子做暗器，真的假的？

一颗沾满了血污的水晶弹子骨碌碌滚到周然的脚下，他弯腰拾起，心中暗叹。

一道白影自枫树上飘然而下，如若九天之上的仙人，正是云梦犀。他扫了一眼地上白蟒的尸身，带些嫌恶地转过目光，忽又看到那书生先前用来燃火的犀角，英丽的眉峰霎时高高地挑了起来。

“这是谁的？”原来云梦犀来时，只是听到那书生言语，因而嗤笑。他性情高傲，对于这等俗人并不屑看上一眼，自然也没注意那书生点燃药粉这些动作，直

到现下，才看到这支犀角。

书生还在腿软，根本连话都说不出。一旁扶着他的肖通便道：“这是我……”

他想说：“这是我雇主的。”

但云梦犀根本无意听完他的话，只听了半句便一掌击出，肖通全没料到他忽下杀手，一语未了，便七窍流血而死。

云梦犀冷笑一声：“明知我的名字是什么，当着我的面，也敢燃犀？”说罢拂袖便要离开。

他这一掌来得突然，速度又是奇快，周然虽在一旁却根本不及营救，眼见肖通倒地身死，又听得这句话，不由得怒火盈胸。

周然怒道：“你名字里有个犀字，便要杀人？”

云梦犀并不理他，转身便走，周然上前喝道：“不要走！”他软剑尚未收回，此刻一怒之下，便是一剑刺出。

云梦犀并未转身，手指微弹，又一颗琉璃弹子飞射而出，正中周然手中软剑。铮然一声，软剑被一打两截，琉璃弹子劲道未歇，打中周然前胸。周然哇地一声吐出一口血，倒在地上。

三

周然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。

那日云梦犀一颗琉璃弹子出手之后，便飘然而去。幸而那书生尚有些良心，想到周然先前也在白蟒口下救了他一命，到底把他带出了那片山林，又把周然送回了家。

他出门的时候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，回家的时候却是被几个人抬了回来。忠叔惊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，遇到什么事儿了？”

周然有气无力地从床上抬起头，道：“遇到歹人了。”

“你不是会拳脚吗？这是遇到多少歹人了？”

“就一个。”

“就一个？”

“是，可厉害了。”

老管家不由担忧起来：“这世道乱啊，今后，你可别出门了。”

周然张了张口，看着忠叔满是皱纹的面孔，终于没有再说什么。

没过两天，周然的妹妹周语也来看他。一见兄长这个样子，周语自也是忧急难过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忠叔说，你是遇上歹人了？”

周然看着自己的妹妹头上只戴了一根银簪子，簪头镶嵌一颗水晶珠。他忽

然想到云梦犀的水晶弹子，银簪上的水晶尚不足弹子一半大小，妹妹珍而重之地插到头上，云梦犀却随随便便地把弹子打了出去。

他苦笑道：“是，忠叔说得对。我遇到一个歹人，他杀了人，我看不下去，朝他动了手，反被他打伤了。”

周语听了顿足：“哎呀，大哥你真是傻，遇到歹人要告诉官府啊，你一个寻常百姓动什么手啊！”

周然想说，你大哥也不是寻常百姓。可周语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这一句也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他继续养着伤，云梦犀那一掌很是厉害，幸而软剑为他挡了大半力道，因此他还是慢慢好了起来。他时常会想到云梦犀的武功，行走江湖这些年来，他从未见过一个人，武功如同云梦犀这般的高绝。自己虽练了这些年的武，可与云梦犀一比，真好似萤火遇到了皓月。所以云梦犀江湖闻名，秘教左使天下皆知；白羽盟默默无闻，连自家的盟众也不知盟主到底是何许人也。

自己有可能打过云梦犀吗？没可能，再练两辈子武功只怕也没可能。

可是为什么要同云梦犀打呢？就是白云起当初要他接盟主之位时，也只是要他批准一下江湖人入白羽盟之事，可没有让他和秘教的左使动手。况且他还有忠叔、有妹妹，有一个农庄和一家铺子要照管，何必去想这些事？

周然这样想着，然后在这一天晚上，他梦见了七窍流血的肖通。他咕咚一声自床上坐起来，那日那些青年男女说的另一句话忽然晃入了他的脑中——说到英雄，我谁都不服，就服白羽盟的盟主谢星！

白羽盟曾经有过这样的英雄人物，他自问不是英雄，但他不能忘记那个惨死的肖通。

第二日，他给忠叔留了一封信，离开了家。

人人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

江南之好，在于美景，在于美人，美景处处可见，美人却不是处处可逢。不过有那么一个地方，只要有足够的银子，总能看到可心的美人。那是江南最有名的青楼——如意楼。

如意楼中的美人也分三六九等，第一等的美人叫琴书，相貌之美犹在其次，更难得的是擅书法、精琴艺。想听她一首琴曲，必要有钱、有名，还得有时间——等着见她的客人，已经排到了五个月之后。

不过凡事总有例外，现下就有这么一个客人没出钱，也没排位，可现在他就这么半倚在琴书平日最喜欢的软榻上。而琴书则小心翼翼地点燃一炉百合香，随后拿出她最珍视的瑶琴，为这位客人一曲接一曲地弹奏。

那位客人显然并不特别重视她的琴曲，他半闭着眼睛，似乎魂游天外。琴书却不敢疏忽，弹奏得更为用心谨慎，一连弹了十几曲，那客人支着手臂，竟似睡着了。

琴书停了下来，可她并不敢做什么多余的动作，生怕打扰了那位客人的睡眠，她痴痴的目光看着那位客人雪一样的白衣、腰间碧绿如春水的玉佩，最后才转移到他俊美的容颜上。

“云公子——”她低声念着这客人的名字，正这个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低低的叩门声。琴书一惊，忙去开门，却见来的是如意楼中的下人阿宁。琴书怒道：“好好的，敲什么门？”

虽是发怒，她声音也压得极低，阿宁作揖道：“琴书姑娘莫怪，原是担心客人，又怕琴书姑娘这里的茶凉了，因此特意送了热茶过来。”

琴书低头一看，阿宁手中果然抱了个硕大的白瓷茶壶，外面用暖套子盛了。此时正是初冬时分，纵是她的香闺温暖如春，待云公子醒后，她房里原先的茶只怕也早凉了。这暖套子来得正好，她心里满意道：“这还罢了，放进来吧，悄声些。”

阿宁便捧着茶壶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他一双眼四处张望，似在寻觅该将茶壶放在何处。琴书看不下去，正要指点他，阿宁忽然将茶壶抽出，朝云公子面前的地板上用力一摔，茶壶霎时被摔得粉碎，里面的白色粉末都飞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阿宁自怀中抽出一把短剑，用力朝云公子掷了过去。

这些动作不过是瞬息之间，那些白色粉末原来是石灰粉，弥漫开来后让人目不能视，而那把短剑更是速度奇快，直奔云公子的胸口而去。琴书尖叫一声，然而她全不通武功，如何能够阻止。

可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当口，一道磅礴的内力忽然将那些石灰粉击得倒飞出去，琴书尖叫得更厉害，那石灰粉掷出时刻意避开了她所在之处，本不能伤到她，可这道内力却令石灰粉倒飞，正是她所在方向，她的眼中、身上全是石灰粉，一时疼痛不已。

云公子自榻上坐了起来，紧急关头，他一掌击飞了石灰粉，随即他合起双掌，铮然一声若金石相击，他竟以肉掌接住了短剑。他再度发力，那柄短剑已在他掌中断为数截。

阿宁眼睛一暗，知道自己这一次行刺已然失败，身子上跃，穿破瓦片来到屋顶之上。与此同时，他犹不忘掷给琴书一个瓷瓶——菜油，快去洗眼睛！

如意楼里的客人本在温柔乡中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，各自出来查看，却见如意楼花魁琴书的屋顶上多了两个大洞，两个人立于其上，正自对峙。

这些客人中，有不少也在江湖上行走，很快便认出了其中一人。

“快看，那不是秘教左使云梦犀！”

“都说此人喜怒无常，性情高傲，却唯独喜欢如意楼琴书的琴，看来是真的？”

“且等等，他对面那人是谁？”

还真没人能认得出来，云梦犀一身白衣，纤尘不染，那人却灰头土脸，穿的还是如意楼下人的衣服，当然，现在也没人当他是普通下人。敢和秘教左使动手，就是现下江湖中的人物，那也未必有这样的胆量。

平日里云梦犀对这种行刺之人向无兴趣，但今日里这个委实有些奇葩，扮成如意楼中的下人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撒石灰粉。看此人身手勉强也过得去，怎的用这种下九流的手段？因此居然难得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对方丢下手里断剑，又抽出一把短剑，随即答道：“白羽盟盟主宁燃。”

四下里的江湖人听了，都有些惊讶，心道白羽盟原来还在啊。云梦犀冷哼一声：“白羽盟？我只听说过谢星、师华年二人。”

他这句话倒是道出众人心声，在场诸人也没谁听说过宁燃此人。周然却不理他的话，道：“两月前，你在白龙潭无故杀死白羽盟的肖通，我身为盟主，是来为他复仇的。”

云梦犀皱了皱眉，他平生杀的人多了，本来想不起来肖通是何许人也，但白龙潭里那条白鳞他还有些印象，道：“那个敢在我面前点燃犀角之人？”

回答他的，是周然已再度刺来的一剑。这一剑角度刁钻，招式变幻，也是相当不错的剑法，但在云梦犀的眼里依旧不值一提，他双掌一分，短剑再断，周然也随之飞了出去。

四

周然的第二次出手再度以失败告终，然而云梦犀倒也没能杀得了他。这些天周然混入如意楼做下人，对如意楼的结构已然颇为了解，落下屋顶之后，他便迅速拐进旁边一条小道，沿着收泔水的小门逃了出去。云梦犀平生好洁高傲，虽有意杀他，也不会走这样的门户。

倒是周然在如意楼闹了这么一场，白羽盟的名声又传了出去，江湖中人议论不休。一些人惊讶原来白羽盟至今还在，也有许多人惊讶这宁盟主竟然敢和云梦犀动手，委实是胆量可嘉。

但没一个人觉得这宁盟主能赢，如意楼那一场打斗有许多人看到，这位宁盟主的武功虽还算过得去，但要和云梦犀相比，那就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加上后来石灰粉等细节也传了出来，更有些江湖人感叹：“当年谢盟主、师盟主是何等英雄，这后人怎么这样不讲究？”

议论了一阵，刚要停歇的时候，又传出了这位宁燃宁盟主刺杀云梦犀的消

息，这次却是发生在官道边的一小僻处里，理所当然的又没有成功；过了不久，又传出一次；没过几天又是一次；短短一个月内，云梦犀遇刺了七次。这位宁盟主，可说是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江湖上的人也不禁对宁燃刮目相看，在二人武功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，他竟是认真地非杀了云梦犀不可？而且虽然宁燃并未成功，可云梦犀竟然也没能杀得了他。要知道，上一个如此向云梦犀挑衅的人，骨头大概都能敲鼓了。

正感慨的时候，又一个新闻传来，云梦犀原定本月十三与妙绝山庄的庄主决斗，可决斗当天云梦犀出现的时候，他一条胳膊的骨头竟然被打断了。云梦犀没说胳膊怎么受的伤，可旁人看到他受的伤，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宁燃。

难道真是那宁盟主令他受了这样的重伤？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！

也有人问道：“那决斗的结果又是怎样？”

“当然是不比了。妙绝山庄的庄主当场就不干了，这怎么比，赢了不光彩，输了更丢人。”

“也是。别说，这宁盟主还真有两下子。”

被江湖人谈论不休的宁盟主，此刻的状况却是十分的凄惨。

他在最后一次刺杀中，几乎是拼尽全力，终于打断了云梦犀的一条手臂。而他自己却也中了云梦犀盛怒下的一剑一掌。那一剑刺中他小腹，剑刃都折断在里面，血流不已；那一掌则打断了他七八根肋骨，吐出的血和小腹中流出的血也不知哪个更多一些。

他连退几步，直掉入身后琅琊江中。时值冬季，江水又急又深，云梦犀也是觉得他定不会活下来，因此转身离开。没想周然掉入江水中不久，却被一条小船救了起来。

待周然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躺在炉火旁，身上的湿衣服被脱下了，伤口也被简单处理，只是腹部的断剑看着实在吓人，救起他的渔人没敢拔出来。

“你醒啦。”渔人见他睁开眼睛，捧了一碗热汤过来。

周然坐不起身，也喝不下去，他觉得全身如处火中，手脚却是冰凉的，说不出的难过，低声道：“谢，谢谢……”

“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住在哪里啊，这么重的伤，这是遇到歹人了吗？”渔人问，他的口气让周然想到忠叔，他嘴角咧了一下，随即一阵黯然。

“我若死了……”周然开口说了半句，却说不下去。

我若死了，要把这消息告诉忠叔和妹妹吗？我对得起他们吗？

终于他道：“大叔，您有白色的羽毛吗？鸡毛、鸟毛都行，三根，粘在门口，我若死了，便……粘在我的墓上吧。”